

编号 0001945

湘鄂西苏区
革命历史文件汇集

一九二八年——一九三二年

中 央 档 案 馆
湖 北 省 档 案 馆
湖 南 省 档 案 馆

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

(特委文件)

一九二八年——一九三二年

中 央 档 案 馆
湖 北 省 档 案 馆
湖 南 省 档 案 馆

一九八七年六月

编 审：湖北省档案馆编研室
编出时间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印刷时间：一九八七年六月
印刷单位：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印 数：二〇〇〇册

编辑说明

一、为适应编史修志和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，有利于保存革命历史档案，中央档案馆、湖北省档案馆、湖南省档案馆合编了《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》（以下简称《汇集》）一书。该书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原件，湖北省档案馆、湖南省档案馆共同校编的。全书共分四册，每册均按组织机构——时间为序编排。第一册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文件；第二册，中共湘鄂西特委、中共湘鄂西省委、湘鄂西前敌委员会、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文件；第三册，湘鄂西苏维埃、群团文件；第四册，中共鄂西特委、宜昌特委、湘鄂边特委文件。

二、《汇集》为馆藏本，只供内部使用。

三、《汇集》中的中共湘鄂西省委、鄂西特委、宜昌特委的文件由湖北省档案馆校编；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、湘鄂西特委、湘鄂西苏维埃、湘鄂西前敌委员会、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群团部分文件由湖南省档案馆校编。

四、《汇集》均按原件校勘，基本上保持了文件的历史原貌，仅对原文有明显错误的地方做了若干技术处理：凡加拟或修改的文件标题、副题均加“*”标明，仅做个别文字改动的，则未予标明；原件缺损的字用“□”代替，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，用“×”表示；在错、别、漏

目 录

中共鄂西特委

- 张先梅关于鄂西情状的报告
——政治经济形势，党的组织、饥民斗争与游击战争
情况，个人意见
(一九二八年二月) (1)
- 陈茨庵给中央的报告
——组织问题与军事工作
(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) (6)
- 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
——军事情况、鄂中特委工作及鄂西特委被破坏情形
(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) (14)
- 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
——政治经济形势、党及群众的组织
(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) (16)
- 中共鄂西特委给湖北省委的报告
——特委最近工作计划、各县组织状况及工作情形
(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) (18)
- 中共鄂西特委及曹壮父的报告
——军事、政治形势，党的组织工作，秋收暴动问题
(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) (41)

张先梅关于鄂西情状的报告

——政治经济形势，党的组织、
饥民斗争与游击战争情况，
个人意见。

(一九二八年二月)①

这个报告，只是以我个人所知的叙述的，不能算作确实的详细的报告。因为我到鄂西不到三个月，兼之我没有参加特委工作，仅只在江陵县委担任了一部份技术工作，所以对各方情形均不能十分明瞭。兹特分项叙述于后：

一、经济政治方面

(一) 去年天旱，几成鄂西普遍现象，尤以荆门、松滋、枝江等处为甚。农民破产十居八九，成千上万的饥民到处讨吃。今春雨水亦复不足，是以出外讨吃的饥民，亦无回家复耕之望，河水奇干。乡村比较有粮食的地方，亦不能运出。本地面厂已停工数月，城市上米面价格逐日升涨，加之花票之多，真伪莫辨〔辨〕，而且一律不兑铜元。战争发生时，军队移防曾在沙市，勒认军需公债十七万之多，放赌抽税，拍卖鸦片，经济恐慌日趋严重。

(二) 鄂西军队原有刘和鼎一师驻宜昌，严俊一师驻荆沙，马文德一师驻施鹤。战争发生时，严俊移防鄂东，

① 原文无年代，此年代是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。

荆沙亦由刘和鼎接防。此我离沙前之军队情形（其余他县均无军队，地方由团防负责）。

（三）保卫团遍地皆是，较大的地方则有枪枝百余之谱，次则四、五十支或二、三十支不等。其团士之成份，不尽是本地人，有邻县人亦有外省人。其本地人多属破产农民与地方流氓，邻县人与外省人，则多属逃难而来，因此内中亦曾有因白色恐怖而与团体失了联系的同志。保卫团以宜昌办得较为严密。

（四）鄂西有清乡司令，由当地军队长官兼任，前为严俊现为刘和鼎。其清乡办法：乡村则责成各地团防举报，或就地缉捕，或者军队临时下乡。城市则由军队清查，无定期，亦无分日夜。

（五）鄂西以沙宜为城市中心，产业工人绝少，沙市只有一家面粉公司与几家米厂而已，合计工人不到二、三百人（每厂仅有二、三十工人）。手工业工人居绝大多数，码头工人与车夫亦属工人中之绝大多数。最近沙市已有一家打包厂正在建筑，约夏季可以开工，闻可容千余工人，如此则将来沙市可成为鄂西工运中心。

二、党的组织方面

（一）鄂西整个组织，我没有见过统计及各县的组织亦没有统计。据我所知的，有县委组织的，如公安、石首、监利、江陵、松滋、枝江、宜都、宜昌等处较为健全。其余各县，亦均有组织，有的有大学而无中学，有的有中学而无大学，有的中学、大学的组织均无而仅有几个同志线索的。

(二) 鄂中现有沔阳、潜江、天门、京山、钟祥等县已由鄂西方面找着线索，现已派人去工作。

(三) 党员成份以农民居绝对多数，占百分之九十谱，工人居绝对少数，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工人同志。

(四) 党的组织完全在农村中，城市始终建立不起基础来。每个县委之下有区委，区委之下有支部。环境较好的地方，支部可以按时开会，否则很难，斗争亦甚少。

(五) 干部人材缺乏之至，而且因环境关系又不能设法训练，区委及支书多半不能起丝毫作用。

三、饥民斗争与游击战争

(一) 在松、枝等处，曾有饥民自动发起吃大户，我们同志曾参加其领导。在特委决定，是要作抢分谷米的斗争，而下级负责同志则只做了吃大户的斗争，因此被反动派压下了，并逮捕了几个同志，到现在这种〔事〕还未终止，将来有变为游击的可能。在这个斗争当中，当地的小农中农也极力参加并且要求加入党，不愿意加入农协。

(二) 在监利、江陵已开始游击战争，闻监利方面有百余支枪，江陵有几十支枪。发动后均颇形顺利，每杀一土劣，则农民环跪叩头。

(三) 游击战争的决议，我没有看到过，所以详细计划我亦不知。据闻，一方由宜向下发展，一方由监利向上发展，使上下联系起来；另一方贺龙则出公安、石首。

(四) 农协的组织，监利、江陵在游击发动后已有了县协的组织，至于以后的工作则未闻。

四、贺龙方面

去年有马文德一团(?)^①叛变过来，所以目前的力量较前充实些。湖南事件发生时，曾来信说要拖出公安一带，以后特委复信同意，但此信未送到，现正再派人送信去，目前行动如何尚不知。

五、神兵方面

神兵对我们的倾向很好，实力如何尚不知。现在特委已注意派人去做下层工作去了。

我个人的意〔见〕：

(一) 以目前鄂西组织发展的地方看，则沙市实为中心，再以将来打包厂开工，则沙市又成为鄂西工运中心，所以我觉得特委应迁移于沙市，以便指导工作。

(二) 干部人材缺乏，又无法开班训练，虽说有各级组织，不能起若何大的作用。我觉目前应改变县委的组织，除去一切的形式主义，应当将现在县委各负责人，分配到各区与重要支部工作，一面可以切实指导工作，一面可以就近训练一批干部人材。在相当时期中，要看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有了相当的基础时，再由各支部选举组织县委。

(三) 目前党的工作只能行于农村，而城市不能发展一步，以后应拼命的加紧城市工作，建立党的无〔产阶〕级基础。否则农民意识将影响整个鄂西组织，鄂西的组织成为农民的组织了。

^① 原文如此。

(四) 过去中央的刊物，鄂西一无所睹，同志们都好象瞎子一样。以后务请中央切实注意设法为要。

(五) 过去鄂西可说完全没有做到宣传工作，当然有印刷与交通和时间性的关系，但是以后假使各县的组织照我上面说的办法，分配县委到区内与重要支部中去，那么可以增加区及支〔部〕的经费，使其能自行发印宣传品，既可避免交通的困难和较能保持点秘密与能适应时间性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宣传工作是要不间断的作能发生效力的。

(六) 游击战争是要从群众斗争中发展起来的，才不会脱离群众。这次游击的组织我却不知道，不过我听说纯是由党员拿枪的，若真是如此，难免有脱离群众的危险。

(七) 这次游击的决议怎样我不知道，但是，我觉得虽说目前的政治环境确是可以发动，而自己的组织力量太薄弱，经不起压迫打击，这是危险的第一点。农民革命的情绪虽说高涨，但是惧怕、不敢动的心理太浓厚，并且不是从农民的日常经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。农民看我们的游击，好像是他们的救星一样，这样也是经不起压迫打击的，并且将来可以影响党的信仰，使群众再不敢动了，这是危险的第二点。城市方面毫无基础，亦无斗争，既不能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，复不能牵制敌人军队下乡，这是危险的第三点。总之，我觉得这次游击战争，确实有点盲动的性质。

(八) 反帝工作完全忽略了，以后应特别注意。

张先梅

陈茨庵给中央的报告

——组织问题与军事工作*

(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)①

家声兄②：

弟自潮汕失败后，在沪时因无接头处，故即到鄂西。达到鄂西与当地学校发生关系，兹将鄂西宜昌的工作报告如下：

1. 宜昌县委的：

宜昌县委负责人（书记）张善孚，在今年一月鄂西特委巡视该地工作，即开一次批评会，结果认为张善孚指导之错误，后继开全县代表大会，指出张错误之点，大致如左：

（一）经济手续不清；

（二）忽视职工运动；

（三）乡村工作无切实指导，亦未亲身参加；

（四）陈本金之死，张应负全责（宜昌农领袖）。

在大会中结定张之处罚是：撤书记职——撤特委委员职，留党查看半年。新县委在大会中产生出，书记郑炽昌。

① 此年代是整理档案时判定的年代。

② 家声是中共中央的代号。

新县委刚产生，宜昌白色恐怖即开始，被捕者有梅、肖、余等三人，因无证据，经保开释。

宜昌西乡骚动一次，杀土劣八人，伤数人，后保卫团开始清乡，被捕十余人，戴希康被枪毙，其余者尚在拘留中。经此一次骚动之后，宜昌驻军妨〔防〕视甚严，而乡村各乡工作完全停顿，城市中工委支有四，街道支有五。

宜昌新县委自产生后，工作则毫无进展，而县执委中更多幼稚，如决定工作不顾环境，并有依赖性（事实待述谢的关系）少数执委对受处罚的张善孚，每一工作必告诉他，而张借此自豪，张曾向我说，现虽未负责，许多事他都知道。

张善孚自受罚后，很不满意于党，屡向我说要到外面私人活动，并且时自发痛骂党的论调，此种事实，由一女同志许璧告诉我（因许与他同住），如果在生活问题困难时，难免不有卖党卖同志之行动，张实为宜昌的隐患，不过郑炽昌也明了此种情形，随时是慎防他的。

2. 鄂西特委的：

鄂西特委本不健全，亦因人少关系，张计储、曹壮父、张献三、张善孚，四人中只张计储能负全责，而最弱又怯懦者是张献三，以张计储一人负全鄂西之责，当然有许多地方不能顾周到。

荆、当、远三县工作已停顿，尤其是远安，因神兵的关系；公、石的工作亦停顿，因反动派军阀压迫之关系；宜都虽有人工作，但在萌芽期。

在四月二十日，特委代表大会后，闻较有健全的组织。怎样恢复鄂西工作的计划？因我来沪，所以未详细的

知道。

3. 施鹤方面的消息：

整个的施鹤，确实已陷于土匪神兵的包围中，所余者施南一县城，在特委方面，完全没有得到报告，所以特委派曹壮父到施巡视，其另一任务在谢关系中述。比较尚闹得利害的，只有巴东、咸丰两县，这两县占领县城数次，但是从没有听着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口号，想必是里面的同志尚不知到八七会议以后的策略。

4. 湘西北特委方面的消息：

贺龙自到桑植后，号召的人有千余，枪六百多只，但子弹甚缺，因组织劳农总部的风色〔声〕太大，被四十三军派一旅人进剿，贺无抵抗力，部已散，本人在走马坪（鹤峰）。

贺曾派人到鄂西特委取联络（李良耀），据他说：贺号召×众实难听党之命令，因贺只能驾驭数个头目，并且这些头目也难有牺牲的决心，所以湘西北目前的工作，没有发展的可能，致于党的组织亦毫无。

5. 鄂西的驻军与政治：

鄂西的驻军是43A与独五师，二军有一团在沙市，可以说是在两部份人统治下。独五师的刘和鼎已就清乡司令。据他本人说：他清乡“剿共”的办法是各村镇都要驻兵，必定要使宜昌成为很安静的，他好象受桂系的命令要久驻宜昌。致于四十三军，长沙会议很秘〔密〕的决定以该军入川，在一月内就要动员，该军已承认了。这种表现完全是桂系要想统治西南，必先图川，川能收复，滇、黔就可以入桂的范围，他就可以与蒋东南对抗，这即是桂的

大西南主义心。

鄂西的税收方面，有魏益三委的，现被刘和鼎撤换。四十三军也在委人，省政府也在委人，他们都是你抢我夺的。

6. 谢与党的关系和我认识的起源：

谢与鄂西特委发生工作关系，在今年二月，由我的介绍与张计储谈话几次，同时特委决定他的工作有四：

一尽量挑拨军阀的斗争；

二设法反正整个四十三军；

四①传达重要的军事政治消息。

谢与我的认识是前年，过去我被总政治部派到该军做工作，那时他是师长兼参谋长并代行析军长（因李桑赴宁），当党权运动发生时，我曾主张他通电拥护，他亦承认了，电稿拟就而李桑恰返巴东，遂被阻止，同时李撤他的师长职，我也受李的压迫返汉。可以说谢的倾向党是最久，他的认识也很正确，过去喜看《响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等刊物，老早他就被这些刊物引导着。

“八一”革命后，我时常和谢通讯，及至失败而返鄂西，他很高兴的与我接近，以私人友谊的关系，我与他同住，“八一”革命的经过和失败，时常和他谈及。经四月的考查，我才公开的与他谈党的问题，并且他也自愿发生工作关系，所以宜昌党的工作，得他的掩护实多，开始白色恐怖而未杀人亦是因他的关系，宜昌县委代表大会得安全的开会，是在他的寓所弄了一天一夜；由上海赴四川的两个同志，带有印刷品及秘信、通讯接头处被检查出，他当

① 原文缺序号三。

时即把秘信、通讯接头〔处〕，这些重要的焚毁、释放一人，有一人自承认是送宜警备司令部办理，现尚寄物宜昌县公署，此人是张竞若，判决为嫌疑犯，可无性命之虞。

宜昌县委因有谢的关系，许多问题都要谢替他们解决，如经济、借枪械等事，但他们不替谢顾及环境，只以为他是应当替我们干的，好象有了倚赖的倾向。

7. 谢本身之实力及在四十三军地位：

谢原有三千多人，后经李燊屡次摧残，实力已大半损失，现只余千余人，枪数百枝，不过四十三军倾向他的人很多，因其是贵州讲武生的军官，能够发生这种倾向，主因是：四十三军内部原来就复杂，意见极不一致，里面有嫡系非嫡系的分别；又有亲近嫡系与非亲近嫡系派，谢是非嫡系者而又非亲近者。但是他虽被李撤师长职，现又恢复了，李对谢是笼络的手段，而谢亦认得清楚，李能用谢，因谢的才能在四十三军将领中，不有及得他的。李经两次湘战，而两次湘战的作战计划，皆谢手拟，平时重要的军事问题皆取决于谢。

8. 谢部下重要人及鄂西特委决定施鹤的工作：

谢部下有吴□□是旅长，此人认识很正确，我和他处过数月，对谢的私人关系极好，所以鄂西特委派曹壮父到施与吴发生工作关系，在相当期间，造成施鹤七属的苏维埃割据。曹壮父是四月赴施的，谢也派有亲信人入施，因路远的关系，我在宜昌尚未得曹的信及吴施的信，所以工作情形此时不清楚。

9. 谢目前的决心：

谢自发生关系后，读《布》报^①及《中央通讯》等，他已认定土地革命的必需及“八七”会议决定之正确。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所指出的机会主义遗毒，必须扫灭尽尽，并且他想来沪一次，根〔更〕深切的得到关于他所必须为党工作的范围内的指示和训练，但因环境的不许，我已阻止他暂缓，待我来沪告兄后再为决定，他现在是很决心的愿倾家破产设法购械，增加他的武装。我此次来沪也就是为打听买械，如果武装得手，他要求党多派做军事工作的人到他的部内工作，准备待时发动。

10. 我对谢发生关系后的感想和希望

谢的许多事实表现，我已认定他是我们的同志，在起初我尚疑虑着，恐怕陷于军事投机，现在这层疑虑已完全免出。不过顾虑的是：宜昌当地学校对于谢太倚赖了，恐怕风声太大，使谢陷于牺牲，在目前失去这个同志实在可惜，因为他自身的活动能力，现在对于党尚未贡献到十分之一，要怎样慎秘使他能培养自己的实力，同时并希望党，要切实的指导谢、训练谢，使他成为好的同志，因为谢的能力和认识，实在贺龙之上，是一个很可靠的军事人才。

11. 关于其他事项：

宜昌因校费无着，用谢的力量办《彝陵日报》，借此从中可以解决经济问题。当地学校决定办的人是邓峨高^②，此人任经理，但是不上一月即与学校脱离关系，所有报馆余剩者入邓的私囊，当地学校直到现在把邓无可奈何。

鄂西特委有信给谢，因公、石武装不能立足，要谢给

① 《布》报即中央半月刊《布尔什维克》。

② “邓峨高”，此名似有误。

名誉收编，但是特委不有顾虑到，公、石的武装已闹得通红，如谢收编，不但谢要被扑灭，就是武装亦不能保，所以当下我主张谢不有办，而事实亦困难，公、石隔宜昌相隔千里之远。

贺龙经过公、石时，贺锦斋送二十支枪与某地的团总，当地学校向他要他不给，这种表现是补助敌人的武装，而消灭本己，实在错误极了（他们给兄的信不有叙及此事，我在沙市看过信的）。

我从宜昌起身，同郑炽昌商量过，在宜组织暗杀队，专为对付学校内反动的，如张善孚——邓峨嵩等，但是他们没有决心，依然在封建情感中踟蹰着。

12. 结论

从上面许多事实中看来，鄂西及湘西北主持校务的一部份，仍是在一切的机会主义中过去，他们不了解经常工作的重要，他们的动作都是沉溺在主观中，这可以说，他们还是不信任群众，不懂得群众，不认识环境，不知到〔道〕时机，不分轻重缓急，倚赖军事领袖，不由日常不断的斗争中加紧组织，加紧宣传，加紧训练，而造一发不可遏的、客观的、较有胜利的暴动。鄂西的前途是很有可为的，兄对于他们请速加以纠正，免致造成一些生吞活剥的盲动，把未来的光明障蔽下去了！

还有少数的份子，为工作便利计，曾为他们在反动的局面中开出几条道路，那知他们一踏足，便把党抛买〔置〕脑后，大过其升官发财之瘾（为张善孚、张少材、邓峨嵩、田竹筠等。田、×系教育局长）这样的份子，在某种情况之下，他们是一定可以卖党卖同志的，弟在当地时，